



東國通鑑

四十八
之九

共三十一

96
4060
26



4060
卷31-26



辰甲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八

高麗紀

恭愍王三

十三年元至正二年春正月命崔瑩為都巡慰

使節度諸軍討崔濡先是濡奉德興君以元

兵一萬渡鴨綠江圍義州弓庫門都指揮使

安遇慶七戰却之濡登山覘我軍寡且無援

乃分為七隊鼓譟而進我軍奔還入門中郎

將崔黑驢下馬執槍立門外濡不敢前黑驢

殿我軍徐驅而入我軍復出與戰賊擒都兵

對馬
文庫

韓信齋

馬使洪瑄我軍敗績走保安州濡入據宣州
至是王聞之命瑩將精兵急趨安州又命我
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瑩道遇亡
卒輒斬以徇軍令始肅泥城都體察使李珣
都兵馬使禹禪朴椿等引軍來會軍勢復振
○以黃裳為東北面都巡討使○女真三善
二介等入寇陷咸州和州初北人金方卦娶
我度祖女生三善三介於
太祖外兄弟也生長女真膂力過人善騎射
聚惡小橫行北邊畏

高麗恭愍王

太祖不敢肆

太祖世長咸州恩威素積民仰之如父母女
真亦畏慕自戢至是三善三介聞

太祖往接西北誘致女真寇忽面三撒王命
交州道兵馬使成士達發精騎五百往擊之
三善三介陷咸州守將全以道李熙等棄軍
走還東北面都指揮使韓方信兵馬使金貴
進兵和州亦潰退保鐵關和州以北皆沒焉
官軍累敗將士喪氣日夜望
太祖之至○大護軍金斗體覆西北而還時

軍卒寒餓著蓑自溫斗米換馬道墮相繼亡
卒行乞滿路貌甚羸瘁雖隣里故舊不識也
及罷兵生還者百才一二而用事之臣壅蔽
不聞體覆使雖相望於道軍中虛實王竟莫
之知○崔瑩等擊崔濡軍大敗之先是濡俟
騎至定州安遇慶將精騎三百掩擊敗之虜
其將宋臣吉剗以徇軍濡奪氣至是遇慶李
龜壽池龍壽羅世為左翼李珣禹礪朴椿我
太祖為右翼崔瑩為中軍行至定州
太祖見諸將退北言其怯懦不力戰諸將忌

高麗恭愍王

之時賊已屯隨州之隄川諸將謂

太祖曰明日之戰君獨當之

太祖知諸將忌之稍有憂色明日賊分為三

隊

太祖居中手下老将二人為左右各當其一

隊奮擊之

太祖所乘馬陷泥濘甚危馬奮躍而出衆皆
驚異

太祖射賊將數人賊乃潰去二老将拔劔亂
擊之賊已奔崩唯塵埃蔽空而已初濡喑蒙

漢軍以利曰高麗王威脅將士使守西北聞
新王來則不戰而散事定賞以高麗宰相以下
家產衆皆信之又渡江我軍堅拒無一降者
蒙漢軍疑我誘致深入設伏以待及遼川之
敗乃知墮於濡計夜詐為我軍狀呼譟驚動
濡軍遂焚其營還渡江而走我軍追至江不
及抑仁兩康之衍安福從等罷憊在後執而
殺之彼兵還燕京者纔十七騎○東寧路萬
戶朴伯也大入寇延州崔瑩遣其將擊却之
○以金光祚為東北面都巡慰使○二月我

高麗恭愍王

太祖自西北面引軍至鐵關人心皆喜將士
膽氣自倍與韓方信金貴三面進攻大敗之
悉復和咸等州三善三介奔于女真終不返
王倚賴益重○以金逸逢領都僉議我
太祖為密直副使賜端誠亮節翊戴功臣號
○賜韓方信彩段我
太祖及金貴金帶○慶千興崔瑩等凱還王
命有司如迎駕儀百官宴于國清寺南郊以
慰之賜諸將賊臣田宅財物○西北面都兵
馬使丁贊麾下睦忠倚從兄仁吉勢驕橫不

東鑑四十八
軌贊制之不能禁忠怨之誣告贊與德興君相通下巡軍憂憤而卒贊性寬博有武藝時人惜之○韓方信金貴凱還王宴于內殿○三月倭船二百餘艘寇河東固城泗州金海密城梁州○罷左正言金齊頽初內豎韓暉以邊功拜僉議評理諫官不署告身暉意齊頽所為譖於王曰臣國耳忘家暴露霜雪德侮于外齊頽幸以課居言官而有二心非唯不署臣謝牒凡遼川之役將士謝牒皆不署是欲使將帥解體也王大怒讓簽書密直司

事元松壽曰齊頽卿族卿掌銓選引為諫官欲何為也松壽伏地流汗不能對將下齊頽獄守侍中慶千興密直副使宋仁績爭之不能得密直副使金達祥進曰齊頽諫官也若下獄後世以殿下為何如主王益怒起入內然不下獄齊頽謝病王遣中使強起之令署暉告身竟罷之○全羅道右道兵馬使邊光秀左道兵馬使李善領漕船遇倭兵與戰敗績先是漕船阻倭不得運王選東北面武士及喬桐江華東西江戰船八十餘艘命光秀

善分將往護之光秀船至代島有內浦民被虜者逃來告曰賊伏兵伊作島不可輕進善不聽鼓噪先進賊以二艘逆之佯退俄而賊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芬孫中郎將李和尚等先與戰盡為賊所殺諸船兵望見喪魄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觀望不戰而退戰卒大呼曰兵馬使何棄士卒而退耶願小駐為國家破賊光秀等終不救士卒氣益沮喪由是大敗唯副使朴成龍力戰全船而來身中數矢兵馬判官全承遠與判官金鉉

散負李天生殊死戰賊追之不敢近有賊船二艘忽從西橫擊士卒不能支皆投水獨承遠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善泅故得不死夜還登船有一卒中矢亦投水援舷無力不能上承遠引致船中晝夜手棹三日得到南陽府還者唯光秀善等舡才二十艘而巴喬桐江華東西江哭聲相聞光秀等竟不坐○全羅道都巡禦使金鉉領漕船遇倭兵與戰敗績初鉉居羅州以豪右奪占田民資財饒富嘗擊倭于木浦受賞職輸貨權要屢為捕倭

使轉為巡禦使時全羅道饑重以兵革民不
聊生鉉剥民培克無所不至一方嗷嗷大護
軍宋芬死其妻服未闋鉉托官事鈞致白晝
強淫因以為妾至是亦以漕船至內浦與倭
戰敗死者大半嬖幸受鉉賂反譽之王賜內
醞迎勞人多憤恨○夏四月江浙張士誠遣
萬戶袁世雄來聘○淮南朱平章遣萬戶許
成來聘○五月慶尚道都巡問使金續命擊
倭三千於鎮海縣大破之獻兵仗王賜衣酒
金帶爵戰士有差○鐵城府院君李崑卒崑

再為侍中謹守繩墨無少假貸居家不問有
無以圖書自娛善隸草嘗寫太甲篇以獻于
王謂其子罔曰汝志之吾既老矣無官守無
言責當以格君心為務耳後配享忠定王廟
○遣大護軍李成林典校副令李韜報聘于
江浙○六月李公遂洪淳許綱在元與判書
李子松判事金庾黃大豆副令張子溫北部
令林樸等為書納竹杖中遣鄭良宋元從間
道來報德興君在永平崔濡還托權勢謀起
大兵兩東且請于帝曰如得還國盡設丁壯

以充天子衛兵歲貢糧餉且於慶尚全羅置
倭人萬戶府招誘倭奴授金符使為上國之
援其謀如此願國家毋謂德興已敗備之尤
謹○明州方國珍遣使來獻沉香弓矢及玉
海等書○秋七月選諸道良家子弟補充八
衛番上宿衛分隸五軍屯于京城四門外唯
江陵道子弟屯其道以備東北○吳王張士
誠遣使來獻玉纓玉頂子綵段○八月流吳
仁澤金達祥于外先是王名侍中柳濯慶千
興贊成事崔瑩曰仁澤達祥典銓注遺棄賢

良進用親姻不記功勞惟視賄賂傷和名灾
罔不由此當屏諸遠方以答天意時仁澤達
祥方在都堂遣中使宣旨於座流仁澤于清
風郡達祥于沃州國人大悅尋拜達祥為漢
陽尹又流前軍簿判書吳英柱三司判官吳
英佐皆仁澤之子也英柱等從其母卜於育
人石天祿曰崔瑩李龜壽何時見斥天祿曰
不久言洩英柱等得罪天祿亦杖流○冬十
月元遣翰林學士承旨竒田龍詔王復位執
送崔濡先是護軍張子温還自元言丞相孛

羅帖木兒等以謂高麗王有功無罪而為小人所困盍先治之於是奏帝命王復位盤送濡王大悅賜子温金帶米布等物拜上護軍至是詔至都堂請王郊迎王不允命百官迎之且曰詔使若問不郊迎宜對曰寡君嘗獲罪天朝貶爵今雖復位未承明命不敢迎詔及元使至行省王以便服聽旨乃具冕服拜命○以李公遂領都僉議洪淳知都僉議兼監察大夫李子松金庚為密直副使皆賜功臣號德興之變帝令高麗人皆從德興之國

金添壽柳仁雨康之衍黃順安福從文益漸奇叔倫等皆附之唯公遂子松淳庚等不從久居燕錢糧匱竭終始不戴故有是命公遂之辭職東還也忠義聞天下出燕京齊化門令蒼頭吹笛曰天下之樂復有如此者乎中途馬困蒼頭以矢買束殺飼之公遂曰何故奪窮民食乎截綿布償之閭山站無人粟積于野從者又取飼馬公遂問粟一束直布幾尺如其言書布兩端置粟積中從者曰人必取去何益不如不償曰吾固知之然必如是

吾心得安○遣贊成事李仁復如元謝復位
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貴賀千秋○十一月崔
濡伏誅○以田祿生為監察大夫○十二月
倭寇阻江殺關吏

巳乙

十四年元正五年春正月遣密直副使金庾

如元請執送德興君庾至遼陽知樞密院事
黑驢謂庾曰帝勅臣杖塔思帖木兒還本國
方背疽待其愈杖而歸之庾聞之乃還○命
典儀副令林樸陳時政得失樸上十餘事王
嘉納初樸從李公遂如元德興君授典理摠

郎樸不從及還王曰德興誘以華秩汝不從
吾亦以華秩褒之乃除中書舍人又上書分
成均五經四書齊科舉一依中朝之法○二
月公主薨先是王以公主彌月赦公主難產病
劇又大赦公主尋薨王慟甚置四都監十三
色以供喪事命各司設奠賞其豐潔者又設
懺經會於殯殿王素信釋教至是尤酷信大
作佛事○三月倭寇喬桐江華命東西江都
指揮使崔瑩帥兵出鎮東江○遣密直副使
揚伯淵如元告公主喪○元遣吏部侍郎王

朶例禿來冊王為太尉仍賜御酒○倭入昌
陵取世祖真以歸以金續命為東西江都指
揮使○以金續命為三司左使元松壽為政
堂文學○遣密直副使洪師範如元謝冊命
○夏四月吳王張士誠遣使來聘○葬公主
于正陵王惑浮屠說欲火葬以問侍中柳濯
濯不可迺止王手寫公主真日夜對食悲泣
三年不御肉膳○倭寇喬桐江華東西江○
楊伯淵洪師範等以元亂道梗不達而還○
五月乙丑地震○以妖僧遍照為師傅賜號

清閑居士咨訪國政照靈山縣王川寺奴也
幻為僧不見齒於其類王夢人拔劍刺已有
僧救之得免明日以告太后会金元命以照
見其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辨給自謂
得道詭為大言輒中旨王素信佛又感夢由
是屢密召入內與之談空照目不知書常遊
京都勸緣誑誘諸寡婦售其奸淫自見王務
矯飾枯槁其形雖盛夏隆冬常衣一破衲王
益重之凡饋衣服飲食必潔淨至於足履必
頂戴致敬饋之李承慶見之曰亂國家者必

此髡也鄭世雲以為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髮而為頭陀復來謁王始入內用事言無不從人多附之士大夫之妻以為神僧聽法求福而至照輒私焉○貶贊成事崔瑩為雞林尹時照主密直金蘭家蘭以二處女與之瑩責蘭照嫉之會瑩與慶復興率私兵大獵東郊時方旱蝗識者譏之照因是譖于王王遣李珣讓之曰俊八昌陵取世祖真卿為東西江都指揮使而不知以金續命代卿而卿猶領其兵田獵無時何也予雖

不言臺諫其不論乎今以卿尹雞林可亟之任瑩聞命向闕歎曰今之得罪者鮮克保全吾得尹雞林聖恩厚矣遂行

史臣安仲溫曰時方旱蝗而地又震千輿瑩身為碩輔民望所屬不思所以燮理而禽荒是事其招辜眈讒構之禍非不幸也以金普李春富為都僉議贊成事任君輔金蘭朴曦為密直副使皆照所善也沅贊成事李龜壽評理梁伯益判密直朴椿芮城君石文成晉原府院君金壽萬皆籍其家皆照所

諳也命抑濯李仁任掌庶政于都堂蘭君輔
睦仁吉掌庶務于宮中慶千與不得與聞政
事○六月李公遂慶千與李壽山宋卿元松
壽王重貴韓公義罷以金普守都僉議侍中
李仁復判三司事李仁任為僉議贊成事權
適睦仁吉為僉議評理朴元鏡為密直副使
洪永通為監察大夫俄賜仁任純城佐理功
臣號進左侍中○照又諳流陽川君許猷前
典工判書邊光秀判事洪仁桂僉議評理金
貴春城君朴曦許猷子典理判書瑞○秋七

月照分遣其黨上護軍李得林巡軍經歷吳
季南鞫問崔瑩李龜壽梁伯益石文成朴椿
等交結內臣金壽萬離間上下斥去賢良大
為不忠羅織成獄瑩等皆誣服請速即刑乃
削爵流之得林之鞫瑩也必欲殺之鄭思道
時鎮合浦死執以為不可得林訴眈并罷之
○竄監察掌令許少游為全羅成卒初監察
司鞫前護軍牛宣佐殺人狀宣佐逃收宣佐
故舊吳季南家奴索之王以季南方鞫瑩等
命勿問少游不奉教王怒竄之少游嘆曰臣

罪當誅吾君聖明聞者傷之僉議司詣闕請宥少游王曰少游之罪卿等所未知因謂左右曰少游父邕強暴為世所憎少游真其子也

史臣曰愛惡不可僻焉許邕直臣而王以少游之強憎及其父季南檢人而王以遍照之寵宥及其友然則為惡者何所懼而為善者何所勸哉

以遍照為真平侯○八月明州方國珍遣使來聘○瑞寧君柳淑罷歸田里先是淑見王

多疑忌功臣少有全者又懼盛滿屢乞退王不許淑告病不朝不通賓客者數月時遍照出入禁闈淑稍抑之及其進用中傷大臣虐熒可畏每指淑淑不往照深銜之且惡淑忠直讒毀百端王稍信之名淑執手嘆曰予倚卿永作股肱何其衰耗乃爾卿其言志無隱唯卿所欲淑乞歸田里許之○九月金普罷時任君輔雖因遍照復相內懷慚愧嘗白王曰崔瑩李龜壽等皆癸卯功臣定亂安社將宥十世何罪貶黜且師傅本僧也雖國朝之

人豈可使賤僧為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
退謂人曰以累葉衣冠幸蒙上恩承之政府
使無識僧得肆其奸後世其謂我何普亦屢
言於王遍照讒普罷相欲并斥君輔王曰普
與君輔同時復進今復無故盡逐人謂我與
卿進退大輕不如姑待後日自是君輔雖在
政府不復預聞國事○冬十月方國珍遣使
來聘○十二月以遍照為守正履順論道燮
理保世功臣壁三韓三重大臣領都僉議
使司事判監察司事驚城府院君提調僧錄

司事兼判書雲觀事始稱姓辛改名晫初王
在位日久宰相多不稱意嘗以謂世臣大族
親黨根連互為掩蔽草野新進矯情飾行以
取名望及其貴顯自恥門地單寒連姻大族
盡棄其初儒生懦而少剛又有門生座主同
年之號黨比徇情三者皆不足用也思得離
世獨立之人以革因循之弊者久矣及見晫
以為得道寡欲且出於賤微更無親比任之
大事則必徑行而無所顧藉故拔於髡緇授
以國政而不疑也王請晫屈行以救世事晫

陽不肯以堅王意王強之晁曰嘗聞國王大
臣多信讒間慎毋如此乃可福利世間也王
乃手寫盟辭曰師救我我救師死生以之無
惑人言佛天證明於是晁與議國政用事三
旬罷逐親勳名望冢宰臺諫皆出其口領都
僉議久虛其位至是自領之始出禁中寓奇
顯家百官詣門議事晁以辰巳聖人出之識
昌言曰所謂聖人豈非我歟初顯後妻寡居
晁為僧得通後乃歸顯及晁貴主顯家又通
以顯妻主中饋晁貪淫日甚貨賂輻湊居家

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謁王則請設齋菜果茗
飲○以金元命為鷹揚軍上護軍掌八衛四
十二都府元命以晁故大用○罷密直提學
李達裏達裏嘗於廣坐謂晁曰人謂公酒色
過度晁不悅罷之

兩

十五年元至正二年春正月前刑部尚書鄭云
敬卒云敬剛直善治民嘗以書狀如元奇后
方寵中貴多東人來饋頗倨傲云敬正色曰
今日之饋為舊主也中貴愕然曰秀才教我
矣後任全州有元使盧某暴橫所至凌辱守

令疾馳入州欲罪以不及郊迎云敬引禮不
屈即日棄去父老呼哭盧亦愧服留之不得
其剛直類此○三月遣密直提學田祿生聘
于河南王廓橫帖木兒○夏四月鷹揚軍上
護軍金元命鑿溝于市北街自言將以壓朝
廷也術家曰徑市鑿溝武盛文衰時元命黨
幸眈恐臺諫文臣殺其奸用術家語以壓之
史臣尹紹宗曰我東方箕子所教之地在
漢有仁賢之化在唐為君子之國本朝世
崇文教布列朝廷者皆讀書人至於命將

出師亦用文臣姜仁獻公卽贊走遼師回
封畿尹文肅公瓘斥女真立九城西都妙
清之潛號也金侍中富軾討之金山王子
之東寇也趙太尉冲平之皆用儒臣以成
大功豈儒者短於武歟毅廟之季鄭仲夫
盡戮朝臣始指文臣為朝廷自是武夫擅
政祖宗法毀至今朝廷讀書者無幾而元
命以區區妖術求以壓勝小人之欲害君
子而恣其險譎無所不至多類此可勝痛
哉

王觀呼旗童戲於殿庭賜布百匹國俗以四月八日是釋迦生日家家燃燈羣童剪紙注竿為旗周呼城中街里求米布為其費謂之呼旗○王以無嗣選德豐君義右常侍安克仁女為妃與辛旽共觀之旽據胡床自若○左司議大夫鄭樞右正言李存吾上疏論辛旽王下樞存吾獄與樞為東萊縣令存吾為長沙監務疏曰臣等伏值三月十八日於殿內設文殊會領都僉議辛旽不坐宰臣之列敢與殿下並坐間不數尺國人驚駭罔不洵

洵夫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苟無禮焉何以為君臣何以為父子何以為國家乎聖人制禮嚴上下之分謀深而慮遠也竊見旽過蒙上恩專國政而有無君之心當初領都僉議判監察命下之日法當朝服進謝而半月不出及進闕庭膝不少屈常騎馬出入紅門與殿下並據胡床在其家宰相拜庭下皆坐待之雖崔沆金仁俊林衍之所為亦未有如此者也昔為沙門當置之度外不必責其無禮今為宰相名位定矣而敢失禮毀常若此原

究其由必託以師傅之名然俞升旦高王之師鄭可臣德陵之傅臣等未聞彼二人者敢若此也李資謙仁王之外祖仁王謙讓欲以祖孫之禮相見畏公論而不敢蓋君臣之分素定故也是禮也自有君臣以來亘萬古而不易非眈與殿下之所得私也眈是何人敢自尊若此乎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必害于家凶于國入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謂臣而僭上之權則有位者皆不安其分小民化之亦踰越

其常也眈既作福作威又與殿下抗禮是國有兩君也陵僭之至驕慢成習則有位者皆不安其分小民踰越其常可不畏哉宋司馬光曰紀綱不立奸雄生心然則禮不可不嚴習不可不慎若殿下必敬此人而民無灾禍則髡其頭緇其服削其官置之寺院而敬之必用此人而國家平康則裁抑其權嚴上下之禮以使之民志定矣國難紓矣且殿下以眈為賢自眈用事以來陰陽失時冬月而雷黃霧四塞彌旬日黑子夜赤侵天狗墜地木

東鑑四十八
十六
冰太甚清明之後雨雹寒風乾文屢變山禽
野獸白日飛走於城中眈之論道燮理功臣
之黜果合於天地祖宗之意乎臣等職在諫
院惜殿下相非其人將取笑於四方見譏於
萬世故不得嘿嘿庶免不言之責既已言矣
敢聽所裁疏上王大怒覽未半遽命焚之台
樞等面責時眈與王對床存吾目眈叱之曰
老僧何得無禮如此眈惶駭不覺下床王愈
怒下樞等巡軍獄命贊成事李春富密直副
使金蘭簽書密直李穡同知密直金達祥鞠

之乃謂左右曰二畏存吾怒目也初存吾草
疏赴省出藁袖中示同列曰妖物誤國不可
不去諸郎畏縮無敢應者存吾與樞姻親也
謂樞曰兄不當如是樞從之遂與上疏春富
等問樞曰誘汝上疏者誰歟對曰吾父子相
繼為諫大夫俱受國恩今見上委政非人將
危社稷人人憤恨故在言職不得嘿嘿耳豈
待人誘之然後言乎且眈擅威福道路以自
孰使之者歟問存吾曰爾尚乳臭童子何能
自知必有老狐陰嫉者其無隱對曰國家不

以童子無知置之言官敢不言以負國家耶
時存吾年二十五眈黨因此欲盡去異已凡
有名望者必欲樞等援引或謂樞等曰若云
前政堂元松壽前侍中慶千興族之則可免
死荅曰身為諫官第論國賊耳安有為人所
指乎且死生有命豈可誣人以求免耶右獻
納朴晉祿右司議林顯見樞等于巡軍獄晉
祿將出曰我輩不人不人顯愕然趨出曰是
何言也樞等之下獄也眈黨必欲殺之稽謂
春富曰二人狂妄固可罪矣然我太祖以來

五百年間未嘗殺一諫官今因令公殺諫官
恐惡聲遠播且小儒之言於大人何損不如
白令公勿殺春富等然之得免自是眈之桀
驁尤甚宰相臺諫皆附眈而言路塞矣

臣等按朱雲一言足以褫邪佞之魄胡銓
一疏足以破奸軌之膽其慷慨骨鯁之忠
千載凜然眈蓄無君之心將不利於社稷
人皆知之公卿大夫無一敢言者存吾抗
疏極論犯人主雷霆之威而不小挫觸老
奸豺虎之怒而不畏死忠肝義膽直與冰

東鑑四十一
霜日月爭光者矣嗚呼雲之所斥者張禹
銓之所論者秦檜今眈為二君於國擅生
殺之權其勢焰豈特禹檜而止歟存吾廷
辱之使賊眈虜魄破膽不覺下床事之至
難有甚於雲銓者而存吾能之高麗五百
年間諫官一人而已及死之日有眈亡吾
亡之語則亦可見乃心王室死生不渝之
大節矣

竄僉議評理睦仁吉判密直任君輔先是仁
吉徼巡京城有人犯夜走入魯國公主從兄
哈剌不花之第索之甚急哈剌不花訴於王
王怒幸眈既以計盡逐舊臣仁吉雖潛邸舊
臣以武人不識字不為忌至是眈兇詐益露
恐仁吉白王乘王怒譖之君輔言仁吉舊人
不可以小失去眈素銜君輔又聞鄭樞之逐
君輔營救益嫉之故同日被竄眈以黃裳李
壽山韓方信安遇祥李金剛池龍壽楊伯淵
金達祥李云牧張必禮李善等為禁衛提調
官於是內外之權悉摠於眈○辛眈與宰相
延廣州天王寺佛舍利置之王輪寺王率百

官往觀之施黃金綵帛又賜僧布八百匹宰
樞以下冠帶立庭眈著半臂衣手圓扇竝御
床坐王拜舍利眈亦拜眈袖緣化文立授王
王受之愈謹○廢知榮州事鄭習仁為庶人
初習仁視事吏以故事請詣消災圖焚香習
仁曰人臣不蹈非義災何由生若其無妄順
受而已命吏撤去州有佛塔習仁訊其名曰
無信習仁曰異哉惡木不息盜泉不飲惡其
名也烏有巍然其形為一邑所瞻視而以無
信表之者乎乃令州吏刻日夷之用其輒以

修賓館眈聞而怒令繫雞林府獄閏五月移
繫典法獄囚苦之時習仁持母服眈必欲置
死地廷臣憐之多為白王者乃得免廢為庶
人今就州復構其塔○五月益山府院君李
公遂率公遂益州人精明謹慎果斷剛毅一
毫不妄取與此然不為權勢所窘時辛眈當
國頗忌之公遂亦以盛滿自戒居德水縣別
墅幅巾藜杖嘯唳其中風流閑雅蕭然有山
野之趣及遘疾親戚謂夫人金氏曰盍禱于
佛金氏曰公平生未嘗佞佛妾安敢背其道

以欺公耶李謚文忠後配享王廟○倭寇深
嶽縣○遣鄭元庇聘于河南王廓擴帖木兒
○置田民推整都監以率眈為判事令曰比
來紀綱大壞貪墨成風宗廟學校倉庫軍須
田及國人世業田民憂強之家奪占幾盡或
已決仍執或認民為隸州縣驛吏官奴百姓
之逃役者悉皆漏隱大置農莊病民瘠國感
召水旱癘疫不息今設都監推整其知非自
改者勿問過限事覺者糾治妄訴者反坐令
出權豪多以所奪田民還其本三中外欣然

眈問一日而至都監李仁任李春富以下聽
決焉眈外假公義實欲市息於人凡賤隸所
良者一皆良之於是奴婢之背主者蜂起曰
聖人出矣眈欲收羣小之心以濟奸慝類此
婦人訟者若有姿色眈外示哀矜誘致其家
輒淫焉訟必得伸由是女謁盛行士人切齒
○侍中柳濯謝病乞退○正陵役夫伐德陵
木殆盡以營齋室守陵者不敢禁

史臣尹紹宗曰王性至孝即位之初以宰
相張沆邃禮學命修正大廟禮樂器服及

沈率王嘆曰今宰相安有盡心宗廟如張
訥齋者耶乃命知奏事元松壽改畫太祖
以來先王先后真而其真殿山陵一皆新
之王奉先追遠之意至矣自辛毗用事諸
賢既斥小人面諛臺諫杜口至伐祖陵松
栢而王不知可勝痛哉

百官會于辛毗家地大震毗家車馬填街而
宮門寂然識者寒心○倭奪漕船三艘死傷
甚衆又屠喬桐縣京城大震命安遇慶池龍
壽李珣等領三十三兵馬使出屯東西江岸

天府時影殿正陵役大興百司所事不出土
木庶事廢弛倉廩虛竭宿衛單弱軍政不修
至無兵可操無甲可授諸軍索然望賊不敢
進○大起魯國公主影殿于王輪寺之東南
令百官輦木石數百夫挽一木尚不能進呼
耶聲動天地晝夜不絕牛死者相繼于道○
六月田祿生不達河南而還祿生至燕京皇
太子不欲我通信河南命祿生東還書狀官
軍簿佐郎金齋頽謂祿生曰公大臣不可留
也予且留必達使命于河南遂留燕京王以

齊頽為携貳徵還所賜治裝餞穀○以上護
軍李得霖為全羅道按廉得霖本隊尉寅緣
附耽驟顯貪縱不法憲司劾得霖嘗盜廣州
貢紬王命勿治督令之任○前政堂文學元
松壽卒松壽參銓注八年慎重名器不少私
王敬重見松壽至必起待之及耽用事以憂
卒年四十三有宰相器國人情之○秋八月
德寧公主享太后于文睿府王侍宴卒耽從
王入見太后不賜坐耽趨出王白太后曰僉
議國之柱石何不賜坐太后正色曰未亡人

安敢與外僧共坐耶王嘿然由是耽深銜之
時公卿舊臣皆為所逐耽所憚者獨太后故
諛間百計○耽髡李龜壽置于松廣寺金貴
于廬山寺朴椿于裂巖寺後二年遣人皆沈
于江殺之○瀋王遣使來瀋王即曷之孫也
先是元皇后太子憾王誅奇氏以金鏞為內
應欲立瀋王瀋王固辭曰叔父無子百歲後
國焉往今叔父無恙吾而可奪叔父位耶天
下莫不賢之王聞而嘉之問遺甚厚○王更
名顯○設文殊會於宮中凡七日王憂無嗣

或至泣下辛旽說王曰開文殊會則必誕元
良王從之欣然有得子之望前會一日別建
淨殿於宮內覆以白茅為道場吹螺擊鼓如
三軍鼓角都人初聞以為宮中有變皆驚駭
久之乃定旽入道場終會而出緇黃雜沓填
咽宮掖糜費不貲○遼陽平章高家奴獻鵝
王放之王性慈愛不忍害物嘗見狗鳴急曰
此必腹痛也命出內藥藥未至王立待之在
位踰紀未嘗一為遊畋之樂

臣等按古之聖人因田獵取禽獸以奉宗

廟夫豈不仁而然哉今王不淫于田荒于
禽息及於狗彘果出於仁愛之心乎孟子
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王信浮屠惑
妖僧剝喪忠良影殿之役勞民動衆僵屍
蔽野息不至於百姓雖有區區小惠及於
異類非仁民愛物之本心何足取哉
九月幸洛山寺辛旽願刹也左右爭言於王
曰今歲大稔王跪于佛曰自不穀莅國十有
五年水旱為災今歲之稔實由僉議之燮理
也王敬旽稱僉議而不名旽以洛山觀音靈

異令吳一鶚密書願狀曰願令弟子分身牟尼奴福壽住國牟尼奴眈婢妾般若所生是為禍或云初眈納私婢般若有娠屬伴僧能祐使就產於其母家七日而般若還能祐母收而養之未期年其兒死能祐恐被眈讓竊取他人兒置諸他所請於眈曰兒有疾移養城外何如眈許之比及一年眈取養于家般若亦未知非其兒也王常求嗣謀所以立後一日微行至眈第眈指其兒曰願殺下為養子以立後王眈而笑之不荅然猶心許之○

倭入陽川縣掠漕船○冬十月癸丑大震電地震丙辰又震○全羅道都巡問使金庚募兵得百艘討濟州敗績○淮王遣使獻羊○十一月侍中柳濯享王王安兩妃在東幸眈在西眈謂王曰二妃年少而愚王曰不愚眈又戲王曰聖體不已勞乎王曰勞矣哉

臣等按先儒曰龍樓雞障之嚴尊卑所以定位桂掖椒房之邃內外所以別嫌也而明皇之於祿山賜座而不之疑出入而不之禁凡有血氣者俱為不平而明皇獨無

乍色何哉其譏之也至深切矣恭愍之於
暉寵昵亦甚內外無禁當享德寧也與暉
入見驚母后心其選二妃也與暉共觀今
濯之享也暉及王妃坐分東西使淫穢之
賊藪近宮闕雖戲侮不遜亦莫之恤是何
心哉平居不嚴宮闈內外之別長茲軌畔
渙無涯之心則將何以禁其未然乎明皇
之為孽胡所逼恭愍之為賊髡所誤前後
一轍由不能謹之於微辨之於早也

河南王遣中書檢校郭永錫來報聘金齊顏
自燕京單騎走河南達國書因上書以為大
王忠義聞天下吾王欲與大王東西協力削
平僭亂夾輔帝室河南王大悅奏授齊顏中
議大夫中書兵部郎中簽書河南江北等處
行密樞院事至是偕永錫來王欲拜代言率
暉以齊顏不私謁已沮之乃授內書舍人○
十二月郭永錫謁文廟見學舍荒頽謂館伴
李穡曰吾聞貴國自古右文何至是耶穡曰
國學火于辛丑王方務息民至於宮禁尚未
營葺此乃開城府學也王聞而甚慚○郭永

錫以百金享王承河南王之命也酒半永錫請侍臣聯句左右皆武人相顧失色王甚慙○封王氏為益妃賜姓韓氏安氏為定妃○郭永錫還王餽衣服鞍馬金帶不受時林樸為館伴永錫曰嘗聞高麗山水之異尚有箕子之風願觀地圖禮樂官制樸曰欲知我國山水靈異今上有皇后太子豈非鍾秀氣耶永錫拊膝高吟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左右慚赧○以李云牧為鷹揚軍上護軍云牧與率眈為比隣其女適高漢兩

有姿色云牧邀眈于家使女行酒眈悅而淫焉眈又欲娶故密直提學許綱妻金氏金聞之曰吾夫平日未嘗睨粉黛今妾未亡何忍背耶必欲汚我當自刎遂祝髮為尼眈聞而止

打

十六年元至正二年春正月元遣前遼陽理問忽都帖木兒追錫永陵謚曰忠惠明陵曰忠穆聰陵曰忠定○二月元太子遣大府卿大都驢賜王衣酒○以宦者申小鳳守正陵三年加密直使商議賜忠誠節義翊衛功臣號

仍命百官迎于迎賓館○有民兄弟偕行弟
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
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恠而問之荅曰吾平日
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
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言誠
是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
其姓名邑里云○元御衣酒使高大悲來自
濟州帝賜王綵帛錦綺時元帝欲避亂濟州
仍輸御府金帛乃詔以濟州復屬高麗時牧
胡強數殺國家所遣牧使萬戶以叛及金庾

之討牧胡訐于元請置萬戶府王奏金庾實
非討濟州因捕倭追至州境獲蘇牧胡妾生
疑惑遂與相戰耳請令本國自遣牧使萬戶
擇牧胡所養馬以獻如故事元從之○元以
幸地為集賢殿大學士賜衣酒跪受宣于家
置之座傍曰安用此物為但他所與不可棄
也跪之驕傲如此○三月遣典法判書白漢
龍如元謝恩前同知密直王重貴賀聖節○
倭掠江華府○幸演福寺大設文殊會中佛
殿結綵帛為須彌山環山燃燭大如柱高丈

餘夜明如晝絲花綵鳳炫耀人目幣用綵帛
十六束選僧三百遶須彌山作法梵唄震天
執事者無慮八千人王與宰相坐須彌山東
率兩府禮佛毗白王曰善男女願從上結文
殊勝因請許諸婦女上殿聽法於是士女雜
遶窈婦至有為毗治容者及至飯僧王手擎
金盃逐僧行香略無倦容毗以餅果散於婦
女咸喜曰僉議乃文殊後身也士女飲環若
或棄地一會所費至鉅萬王命忽赤忠勇衛
二百五十人晝夜衛毗是日暴風終日黃塵

漲天會凡七日而暴風三日大霜三日○遼
陽平章洪寶寶知遼陽沿海行樞密院事於
山帖木兒遣使來聘○夏四月宰相地于
平壤贊成事李春富知密直金遼祥等從之
儀衛如乘輿毗還四日猶不朝謁王以久不
見悵然不樂使人請見毗曰吾今疲矣明日
乃進時毗以道說記松都氣衰之說勸王遷
都王方感於影殿之役不樂聞毗不復言○
遣兵校令林樸宣撫濟州先是國家所遣官
吏率皆貪暴民皆苦之牧胡誘以數叛樸行

至羅州取水盛瓮而歸雖茶湯不入口民大
悅曰王官皆如林宣燕我輩何至叛乎○王
步至奉先寺松岡觀擊毬○五月遣張子潤
報聘于河南王○命起樓於宮門東大陳百
戲擊毬以觀之辛旽騎馬至都評議司幕前
宰相皆起立拱手旽馬而與語旽服飾一如
王見者不能辨憤其無禮○命重營國學令
中外儒官隨品出布以助其費先是旽與李
穡等會崇文館相舊址旽免冠扣頭誓先聖
曰盡心重營左右皆曰少損舊制可易成旽

曰文宣王天下萬世之師也可靳小費虧前
代之規乎○以判開城府事李穡兼大司成
增置生員又擇經術之士金九容鄭夢周朴
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等皆兼學官先是館生
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
授業講畢論難忘倦於是學者至集程朱性
理之學始興時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註
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幽人意聞者頗疑及得
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尤加嘆服穡
亟稱之曰夢周論理橫說豎說無非當理推

為東方理學之祖○秋七月雞林府院君李
齊賢卒齊賢瑱之子自幼巖然如成人忠宣
留元構萬卷堂姚燧闔復元明善趙孟頫等
諸學士咸遊王門齊賢周旋其間學益進天
資厚重加以文學發於議論措諸事業俱有
可觀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自號益齋人無貴
賤皆稱益齋然不樂性理之學無定力嘗權
行省陞陸上拜表儀衛與王無異人譏之謚
文忠後配享王廟○八月謁文廟○以僧千
禧為國師禪顯為王師二僧皆昉所善者也

王九拜禪顯立受百官朝服就班昉獨戎服
立殿上每王一拜輒嘖嘖稱嘆私語宦者曰
主上禮容天下稀有其陰媚取寵如此史官
尹紹宗在傍昉顧謂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
觀之初禪顯之未封也紹宗族僧夫目謂紹
宗曰昉之貪暴犬豕不若必誤國家禪顯附
之吾不忍見遂逃入山元使乞徽至問曰聞
爾國有權王何在時中國謂昉為權王故云
○冬十月王步率率昉家置酒落成初昉在
奇顯家由奉先寺松岡出入三宮岡西南有

隙地眈白王曰幸就此構小房則庶便老僕
進退王許之眈分其黨督役不日而成又於
北園作別室重門深幽明窻淨几焚香獨坐
蕭然若無欲者惟許奇顯妻及二婢出入凡
陷罪者求官者必遣妻妾先賂顯妻內謁顯
妻出謂曰別室甚使不可著表衣又不可率
從者以入其妻妾去表衣以短衫賣賄貨獨
入具陳所欲眈獨與相對醜聲流聞顯與妻
事眈朝夕不離側若老奴婢然○納哈出遣
使來獻馬○知都僉議吳仁澤與前侍中慶

千興前評理睦仁吉三司右使安遇慶三司
左使金元命前密直副使趙希古判開城李
洵評理韓輝鷹揚軍上護軍趙璘上護軍尹
承順等密議曰幸眈邪佞陰狡好讒毀人斥
逐勳舊殺戮無辜黨與日盛道誣記有非僧
非俗亂政亡國之語必是此人將為國家大
患宜白王早除之判書辛貴聞以告眈眈入
告于王曰眈山水間一納者也上勒令至此
不敢違命思欲去姦惡用賢良使三韓百姓
粗得平安然後將一衣鉢還向山林今國人

將殺眈願上哀矜王驚問之眈具以貴語對
乃命繫仁澤等于巡軍鞠之杖沈仁澤希古
千興元命遇慶仁吉于南裔沒為官奴籍其
家又流珣承順璿子外後仁澤聞眈必欲殺
已乃逃眈繫仁澤妻子于巡軍又以判司僕
寺事王天桂嘗養仁澤小子疑與仁澤同謀
痛行榜掠卒死獄中獲仁澤杖配烽卒○十
一月以李元具為慶尚江陵朔方道察訪使
元具眈素所相善者也眈既得志元具來謁
還求去眈曰國家欲選賢良君何求去之遠

其留以待尋除大護軍為察訪使凡眈之讎
怨皆為之報復○十二月王肅率眈家自是
數幸○以林樸為劄子房知印先是成石璘
為知印不阿附眈眈譖于王以樸代之樸好
詭異又喜立名嘗自言但知奉公未嘗干請
然每夜敝衣徒行出入眈家為眈畫計蹤迹
詭秘且譽眈為盛德眈說之及為知印善伺
候王意又揣眈好惡惟務迎合見遇日密
臣等甚矣知人之難也奸或似忠貪或
似廉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下士始雖矯

情飾行欺世盜名然心術之微欲蓋彌彰而終不能自掩矣樸名士也當紅寇之捷運籌戎幕與有功焉則不曰無智嘗德興之變誓死不從則不曰非忠嘗出使耽羅秋毫不犯則不曰非廉屢抗疏定科舉之法陳時政之弊則當時物論孰不以樸為賢為能也哉今則諂附逆眈伺夜出入蹤跡詭秘譽眈盛德為眈畫計揣眈好惡惟務迎合依阿私媚無所不至樸之情狀至是而畢露無小道矣噫以一樸也而始終

得失如是其相反何也始之鈞時譽終之媚奸賊皆貪功名之心有以使之也鈞時譽為立身之基媚奸賊為固權之資甘為逆眈心腹而詭詐陰譎如此終不能掩惡而惡亦彌彰使樸死於德興之變而不至於今日則一生終始千載之下孰得而知者哉

以宦者申小鳳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
十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六月春正月日本國遣使來先是王惠倭寇侵擾遣金逸請禁

中戊

故至是報聘晁不為禮館待甚薄其使梵盪
等怒而去○二月罷國子監試王欲選三品
官通經者為試官幸晁欲以監察大夫孫湧
為之宦者李剛達欲以判典校寺事李茂芳
權恩復為之王惡其爭乃曰監試所取例皆
童蒙非經明行修之士無益國家罷之○幸
九齋賜李詹等七人及第初王之寵幸晁也
李齊賢白王曰臣嘗一見晁其骨法類古之
凶人請上勿近晁深街之毀之百端以其老
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座右門生布列
中外互相干謁恣其所欲如李齊賢門生門
下見門生遂為滿國之盜儒者之有害如此
時藝文館再以三館真少請行科舉王重違
晁意不許至是乃行親試○有氣如煙生演
福寺佛殿二日幸晁白王曰佛放光○密直
提學李岡卒岡少好學為吏部郎中當遷啓
曰臣執筆注臣名臣實不敢王重之然惟務
承迎識者譏之及卒王悼甚樞密不應謚特
謚文敬○夏六月以王輪影殿佛宇使小無
以容僧三千即命撤之移營于馬岩怨咨大

興○幸定妃宮乳母告王曰今方農時旱太甚願停影殿之役王怒黜之○幸定妃宮與李云救國碁賭宴○秋八月下都僉議侍中抑濯簽書密直鄭思道于巡軍先是濯謂同知密直安克仁及思道曰今馬岩之役非止勞民傷財術家有言作室此地異姓王矣臣濫搃百揆不憂社稷可乎寧死當極諫克仁等從濯上書極言不可王大怒下濯思道獄克仁以定妃父命歸家禁其出入出妃歸第曰非惡汝也惡汝父也大妃使人諭王曰是

祗以章君之過而顯宰相之賢也可釋濯等王不聽即以李春富代濯為都僉議侍中命三司左使李穡知都僉議抑淵鞠濯等曰魯國上果之初闕祭三日其葬又用永和公主例何也濯曰公主一國之母上果之初臣等不勝哀痛罔知所措偶爾闕祭其葬禮辛丑之亂禮文皆失故以臣等所知為例耳非有他也穡等以聞王怒甚叱出曰侍中當死矣王欲殺濯命穡製教諭衆穡請罪名王曰父為首相多行不義致天大旱一也奪演福寺

田二也公主之薨三日闕祭三也其葬降用
永和之例四也不忠不義孰大於此稽曰此
皆已往事也近日濯等上書請寢土木之役
雖以四事歸罪國人皆謂上書之故又此四
條皆非可殺之罪也顧更思之王葦怒但愈
急稽俯伏曰臣寧得罪安敢為文以成其罪
又上書之事非獨濯領都僉議亦知之矣
方在側不得已乃曰老夫亦知之但為上怒
甚不敢告耳王命侍中春富封國印春富俯
伏不敢進跪曰宜令言者封之乃命稽稽恐

三葦怒乃封之言曰臣稽謹封王曰卿以予
為否德不從予言持此去求有德者我太祖
初豈王孫哉予乃遜位矣乃移御定妃宮不
許進膳知印林模奉國印進命官者排出之
跪欲解王怒啓王下稽獄使李仁任柳淵鞠
之稽曰今柳侍中在經綸稽為問事官而敢
盡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也因泣下曰稽之位
非畏死也但恐因此一失三上之名不美於
天下後世也仁任等具以聞王遂感悟命皆
釋之翌日濯等進謝賜酒慰諭曰予失於怒

辱卿等數日毋恠也又謂指曰毋嫌前怒宜更盡忠名還定妃○以郭儀為朔方江陵道按廡使儀居玄風每遇名日備酒饌往靈山奠祀父墳令直墳者具辭達眈眈以儀素不相識驚喜名之尋除正言識者鄙之○九月遼陽省平章洪寶寶遣使來聘○幸馬巖影殿○始賜正陵光巖寺米月三十碩王又好鳩常養數百于宮中作籠費布一千匹飼穀月十二斛○王聞元帝奔上都會百官議通使大明可否○幸眈殺抑淑于靈光初淑之

退歸也將相大臣門生故吏咸餞于郊淑作詩其末聯云不是忠衰誠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國人皆嘉明哲王猶不忘淑稱之不已眈恐淑復用必欲加害陰求淑罪有人為眈誦淑詩眈譖于王曰淑之乞退有深意上知之乎曰何意耶眈曰淑以勾踐比上范蠡自比故其乞退甚懇勾踐者越王也范蠡為其將伐吳勝之取吳王妃西施載船而去曰烏喿魚腮食人之相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勾踐有食人相故范蠡云然淑乃以上比勾踐罪

莫大焉王曰何以聞之晁曰淑將行賦詩其一聯云云此其驗也今淑在瑤州近海甚苦效范蠡乘舟而去則必向燕都謀立僧王不如早除以絕後患王問諸左右曰淑去時作詩否有舉末聯以對者王愈疑之晁欲殺淑王重違晁意乃命杖之除名籍沒晁遂遣人縊殺之淑瑤州人登第從王入侍元朝居四年忠穆即位王僚佐多不守節淑獨不變忠穆薨百官表請立王命將下淑聞母病即日請歸或止之淑曰忠臣孝子名異實同本末則有序况事君日長事親日短萬一不諱悔之何益遂東歸母見淑喜病即愈紅賊入黃州勢甚逼淑曰國所恃者城池與糧餉也今城未完倉未儲將何以守遂決策南行其屏居也聞國事異於平日未嘗不涕泗交下及禍作家人以淑平日之言送龍腦又謂不如走乃送良馬淑曰君父天也天可逃乎且死生有命固當順受亡將何之就死顏色如平時人皆為之流涕子實與厚亦皆流竄及晁誅王始知其然悼甚有肯雪其冤謚文僖○

金文鉉弒其父同知密直司事達祥及其兄君鼎達祥長子曰君鼎次曰文鉉君鼎有愛妾嘗入直夜半稱疾遽還妾房覺房中有人欲執之其人拔劍擊君鼎欲突出君鼎大叫僕隸全集其人匿床下達祥視之乃文鉉也由是達祥疾之甚文鉉復殺人取財又奸故署令朴禍妻達祥又懼憲司按治請眈曰文鉉不肖在京必將不孝願置于外眈曰何罪達祥不忍斥言但云在感文鉉聞之怨恨又忌妾兄謁眈曰文鉉不幸為父兄所疾願公

哀矜不置死地眈曰汝父兄何疾汝耶文鉉曰我有何罪第畏吾口耳眈曰何畏耶文鉉若不忍言者眈疑之密謂文鉉曰汝父兄有何所為文鉉又若不忍言者眈益疑佯怒曰汝若不言繫汝巡軍鞠之文鉉曰吾父兄談公不德曰將必亡國予適聞之顧畏吾泄此言也眈信之譖于王黜其父及兄至是文鉉譖之不已故眈殺之○始賜幸眈妻嚴若米用三十碩○監察大夫孫湧日詣眈家啓事眈坐堂上湧每出入伏地堂下○是月恒霧

○冬十月遣判宗薄寺事文天式如元賀千
秋節天式至遼陽道梗而還杖復遣之○前
密直副使金精金興祖趙思恭俞思義金齊
頴金龜寶李元林尹希宗等謀誅昫昫皆殺
之思恭既與謀洩於昫善前洪州牧使鄭暉
暉與提學韓歲告侍中李春富春富八告王
乃命繫巡軍獄並杖流于外昫追遣人於路
縊之○十一月遣禮儀判書張子溫聘于吳
王王禮接甚厚使六部御史臺宴慰至臺宴
日張樂大夫謂子溫曰憲司之會未嘗用樂

今日之樂為使臣耳子溫曰樂以和為主諸
公既以和氣相接何必用樂夫子曰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大夫
曰尚書既知禮樂之本不必用樂乃止吳王
聞之加厚禮以送

史臣曰子溫市井之人也尚以一言見重
於他國以盜一時之譽則其使於四方者
選用士大夫有學問者遣之可也

元遣使來請兵收復○辛昫殺趙璘金元命
于貶所以嘗通書俞思義也凡為昫殺者妻

子不敢訴廷臣無敢言眈又欲盡殺流人訴
於王遣其黨孫演于慶尚全羅道洪永通謂
眈曰多殺人何益佛氏罪福報應之說亦可
畏願公更思之眈感悟召還演○十二月以
李春富為都僉議右侍中李仁任左侍中○
用循資格

史臣河崙曰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官爵者人君所以待賢材
而與之為理者也循資格但以歲月久
近勤勞多少為等第賢智者宜在上而反

滯乎下愚不肖者宜在後而又居乎前以
致玉石相混薰蕕無辨此朝廷之所以不
尊而庶績之所以不熙也願理之君其可
以此為用人之法乎

己

十八年大明洪武二年春正月遼陽省納哈出及洪
實實遣使來聘○王親祭公主魂殿極歡如
平生夜分乃罷○二月幸正陵○辛眈欲自
為五道都事審官令三司上書請復事審官
王曰我皇考忠肅王值旱災焚香告天罷此
官天乃雨寡人可忘先王之意乎乃焚其書

後耽復請王戲曰五道都事審僉議可自為之又曰大盜莫若諸州事審事遂寢○元遣中書省右丞豆利罕賜王衣酒○夏四月辛

丑設文殊會於演福寺王往觀之賜僧布五千五百匹○大明

太祖高皇帝遣符寶郎僕斯賜王璽書及紗

羅段匹王率百官出迎于崇仁門外其書曰大明皇帝致書高麗國王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天命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

昏淫亦用隕絕其命華夷擾亂十有八年當羣雄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忽暴兵疾至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不寧荷天之靈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於姑蘇南平閩越戡定八蕃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修書遣使涉海洋入高麗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

國之風為安生靈而已天監其德豈不永王
高麗也哉朕雖德不及中國之先哲王使四
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五月癸卯
以二羊享王及斯還王餽鞍馬衣服不受○
端午御帳殿于高羅里觀擊毬兩府侍坐幸
眈於帳殿前乘馬侍中以下皆起立眈騎過
垂鞭自若又與侍中尹桓侍王宴桓行酒眈
以飲餘授桓桓飲之無愧色○以王生日飯
僧三千於影殿○停元至正年號○王謁太
后語及早甚太后曰王知天之所以旱歟去

年不雨百姓飢死今又大旱民不聊生王孰
與為君奈何委政臣下多殺有功無罪之人
大興土木致傷和氣耶王為元子時百姓屬
望惟恐王不為君怨忠惠無道我亦以為然
忠惠時豐年多而殺人多今何反不及耶且
王年非幼何假國柄他手乎因泣下沾襟王
有不豫色曰母后何辜子之過若是其甚歟
殺人之多非寡人之罪但禁亂臣而已自是
孝衰又因眈之譖間也○遣禮部尚書洪尚
載監門衛上護軍李夏生奉表如大明賀登

極仍謝恩○六月帝遣宦者金麗淵致書曰
去年冬專使涉海具述安之中國之由諒達
已久繼又削平晉冀以及秦隴生民庶有休
息之期矣比移幽燕之民南來就食內有高
麗民百六十五人豈無鄉里骨肉之恩朕甚
憫焉即命有司具舟欲遣使護送東歸適內
使監丞金麗淵在側麗淵亦高麗人嘗言家
有老母久不得見朕念其情就令其行并遂
省親之願仍賁紗羅各六匹侑絨至可領也
○改官制○王徽行幸影殿○王以倖臣上

將軍盧璫奸閹人妻令左右捧殺之又謂倖
臣大護軍鄭熙啓曰爾亦行同於璫不罰何
懲捧四百○秋八月停巡駐三蘇之議先是
幸耽密令侍中李春富請移都忠州王怒耽
托言松京濱海海寇可畏以解之乃下令曰
昔我太祖每當四仲之年巡駐三蘇予亦將
幸平壤巡金剛山駐駕忠州於是發民除道
多損禾穀又於平壤忠州皆作雜宮及公主
魂殿儲峙供頓民甚困之判司天監事陳永
緒等以為近者太白晝見年又荒甚靜吉動

東鑑四十八 四十八
凶王悅從之○遣摠部尚書成准得如京師
賀聖節大將軍金甲兩賀皇太子千秋工部
尚書張子溫賀正仍請賜本國朝賀儀○雲
巖寺僧詣都堂請給餉客之米宰樞議給轉
輸都監米五十碩三宰李成瑞方在告錄事
請署其案成瑞嘆曰今頒祿不給而雲巖僧
惟其所欲請養居僧則與之請食役夫則與
之今又給餉客之費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
用國用焉得不匱遂不署○北元中書省及
太尉丞相奇平章遣使來聘○九月北元吳

王淮王雙哈達王皆遣使報聘獻馬時吳王
等先聘于我我遣禹禪回謝吳王請婚于我
淮王遇禪甚厚且欲以其女歸于我請觀其
女禪辭曰臣受命修聘耳若請婚非臣所知
○伐德巖石輸于馬岩影殿石大如屋椽且
吼聲如牛發丁州郡伐材水運或壓或溺死
者無筭中外困弊無敢言者時王召元朝梓
人元世于濟州使營影殿世等十一人挈家
而來一日世言於都堂曰元帝好興土木以
失民心自知不能卒保四海乃詔吾輩營宮

東鑑四十八 四十九
耽羅欲為避亂之計功未訖而元亡吾輩失
衣食今彼徵復衣食誠萬幸也然元以天下
之大勞民以亡高麗雖大其能不失民心乎
願諸相啓王都堂不敢以聞○濟州降以朴
允青為牧使○冬十月幸影殿餉役徒○遣
叅知門下崔伯以待中金逸逢女報聘于吳
王○十一月八開會幸耽攝王受羣臣朝于
儀鳳樓○幸耽祝高仁器髮放于金剛山仁
器本僧釋温也附耽拜判少府監事至是洩
耽逆謀耽自辨於王冕而逐之實陰護之也

○納哈出遣使來獻馬○倭掠寧州温水禮
山河州漕船初倭人願居巨濟永結和親國
家信而許之至是入寇○十二月以我
太祖為東北面元帥知門下省事池龍壽為
西北面元帥兼平壤尹又以守門下侍中李
仁任為西北面都統使密直楊伯淵為副元
帥國家自秋以來東西北面要害多置萬戶
千戶又遣元帥將擊東寧府以絕北元○臘
不祭正陵王以為前侍中柳濯所定下濯獄
免為庶人籍其家都堂以諸陵皆無臘祭請

王釋之○瑞原君盧訔自北元奉詔至黃州
王遣大將軍宋光義執訔鞠其來由訔誣服
與王重貴李壽林等通謀行謀於是并其一
行十八人殺之初王求龍腦於和義翁主奇
氏不得及是覓奇氏置尼院殺重貴壽林皆
奇后之族甥疑與北元通也時人憐其無辜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八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九

高麗紀

恭愍三四

十九年大明洪武三年春正月甲午慧見東北方○

戊庚

我

太祖以騎兵五千步兵一萬自東北面踰黃
草嶺行六百餘里至雪寒嶺又行七百餘里
甲辰渡鴨綠江是夕西北方紫氣漫空影皆
南書雲觀言猛將之氣王喜曰予遣
李太祖諱必其應也時東寧府同知李吾魯帖

木兒聞

太祖來移保弓羅山城欲據險以拒

太祖至也頓村吾魯帖木兒來挑戰俄而棄甲再拜曰吾先本高麗人願為臣僕率三百餘戶降其首高安慰猶據城不降我師圍之時

太祖不御弓矢取從者之弓用片箭射之凡七十餘發皆正中其面城中奪氣安慰棄妻孥縋城夜遁明日其頭目二十餘人率百姓出降諸山城望風皆降得戶凡萬餘以所得

牛二千餘頭馬數百餘匹悉還其主北人大悅歸者如市東至皇城北至東寧府西至于海南至鴨綠為之一空○女真萬戶弓大獻土物以部落一百戶請隸正陵○幸王輪寺觀佛齒及胡僧指空頭骨迎入禁中○二月倭寇內浦掠諸州租稅又寇宣州西北面元帥楊伯淵邀擊斬五十餘級○我

太祖班師獻李原景等三百餘戶楊伯淵亦以頭目五十餘人還原景即吾魯帖木兒也○納哈出遣使來獻土物仍求官且以黃金

八兩求婦人腰帶投納哈出三重大匡司徒
賜細布二匹婦人金帶一腰還其金○三月
韃靼王哈刺八秃及也先不花遣使來聘○
吳王淮王遣使來獻土物○王憂無後將改
葬毅陵不果○夏四月作觀音殿於影殿○
設文殊會于演福寺命辛旽先往乃令承宣
及衛士衛旽遂親幸觀之

臣等按君臣之分猶天建地設不可易也
儀衛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不可亂也昔仲
叔于奚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

晉文公請隧於周襄王不許曰王章也蓋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今王以內臣衛
士假之逆旽為之儀衛是國有二君也夫
偪生於僭僭生於疑王之不惜名器若此
則逆旽僭疑不軌之心烏得而止之哉
帝遣道士徐師昊來祭山川又遣還忠惠王
女長寧公主即德寧公主出也辛旽令左司
議大夫吳中陸等上書曰婦人從一而終而
長寧公主在元朝有帷箔之譏當元亡之際
又不能守節被俘于大明甚可恥也

天子念我祖宗之裔以歸于我若迎置京城則如宗廟何如國人耳目何請置邊遠以保其生不久○五月雨王恐妨影殿之役祈晴于佛宇神祠

史臣曰春秋書雨不雨以著閔雨不閔雨褒貶嚴矣况當五月農務方急天若不雨則饑饉荐臻盜賊興起矣王不此之慮而為影殿祈晴食絕民散影殿雖成其可守乎甚矣王之惑也

置守正陵戶百十四又納田二千二百四十

結奴婢四十六口布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三匹于陵傍光巖寺以資冥福王與羣臣同盟曰後代君臣不遵此盟侵奪盜用者神必殛之○

帝遣尚寶司丞僕斯來錫王命仍賜印及錦段凡儀制服用許從本俗

臣等按吾東方自三國以來冠服皆循土風新羅武烈王法唐制儀章服飾稍擬中華高麗初庶事草創未遑制作光宗始定百官公服文物漸備中因兵火儀文散逸

未及補綴毅宗命崔允儀會粹前代典故
雜采唐制詳定朝廷儀註上而冕旒輿服
下而百僚冠服皆斟酌纂定以為一代之
制行之已久事元以來開剃辮髮襲胡服
殆將百年及
大明當天文軌攸同賜王冕服王妃羣臣
亦皆有賜衣冠服飾煥然一新使我東方
得免胡元左衽之俗復見禮樂文物彬彬
郁郁之盛誠千載盛際也
成准得還自京師

帝賜璽書曰近者使歸問國王之政言王惟
務釋氏之道經由海濱去海五十里或三四
十里民方有寧居者朕詢其故言倭奴所擾
因問城郭何如言有民無城問甲兵何如言
未見其嚴肅問王居何如言有居而無聽政
之所朕因思之若果如是深為王慮也朕雖
德薄為中國主王已稱臣修貢事合古禮凡
諸侯之國勢將近危朕所以持危之道不可
不諭王知之中古以來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今王有民而無城則民命將危為國者未嘗

去兵今王武備不修則國威將危民以食為
天今王濱海之地不耕則民食將危凡有國
者必有聽政之所今王有居室而聽政之所
不設非所以示尊嚴於陪臣若或設之但不
過於奢侈耳歷代之君不間華夷惟行仁義
禮樂可以化民成俗今王舍而不務日以持
齋守戒為事望脫愆寬以求再生之福佛經
之說雖有然不崇王道而崇佛道失其要矣
朕幼嘗為僧禪講亦曾參究惟聞有佛而已
度死超生未見盡驗古今務釋氏而成家國

者實未之有梁武之事可為明鑑今王能舉
先王之道與民興利除害使父母妻子飽食
暖衣各得其所生齒日繁此道若舉則福德
之應王子必生於宮中此則修行之大者也
朕為人神之主天地百神之祀犧牲未嘗敢
闕聞王之國孳生不育何以供境內山川城
隍之祀乎有國之君當崇祀典劉康公有言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戎事不備祀事不
合典禮其何以為國乎今胡運既終沙塞之
民非一時可統而朕兵未至遼瀋其間或有

狂暴者出不為中國患恐為高麗之擾况倭
奴出入海島十有餘年王之虛實豈不周知
皆不可不慮也王欲拒之非雄武之特勇猛
之兵不可遠戰於封疆之外王善守之非深
溝高壘廣其儲蓄四有援兵不能挫銳而擒
敵由是而觀王之負荷可謂甚重惟智者能
圖患於未然轉危以為安也王其審圖之使
至且知王欲制法服以奉宗廟朕深以為喜
今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大統曆至可
領也又賜王書籍及王妃冠服○六月觀音

殿第三層上梁壓死者二十六人太后聞之
請罷役王不聽○張子溫還自京師

帝賜本國朝賀儀及金龍紵絲○辛旽李春
富等再請罷馬岩影殿役王從之復修王輪

影殿○

帝遣禮部主事栢禮來頒封諸子詔侍儀舍
人卜謙頒科舉詔又遣百戶丁志孫王來執
蘭秀山叛賊陳君祥陳魁一等以歸先是君
祥等居江南詐降于明殺其官吏率徒百餘
人航海而來居于古阜○秋七月始行洪武

年號○遣三司左使姜師贊如京師謝冊命
及璽書并納元所降金印仍啓稟耽羅事且
請樂工○

帝遣中書省宣史孟原哲來詔曰朕本農家
樂生於有元之世何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
綱大壞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轉
戰華夏終不能治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
禍天下謀奪疆土欲為王霸觀其所行未合
於禮故皆滅亡此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
十有四擾攘之秋盤桓避難終不寧居遂乃

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覩羣雄無成徒擾生民
朕乃率衆渡江訓將鍊兵奉天征討于今十
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
皆安今年六月十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副將
軍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
沙漠於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
其后妃并寶冊等物知庚申之君已於四月
二十八日因痢疾歿於應昌大軍所至俘獲
無遺中書上言宜將其孫及其后妃并寶冊
獻俘于大廟朕心思之深有不忍其君之亡

係于天運所遺幼孫若行獻俘加歿其身朕
所不為也况朕本元民天下之亂實非朕始
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
運所致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
下○八月司憲府請易服色從之○遣太常
博士朴實正言金濤春秋修撰柳伯濡應舉
于京師濤中制科○命我

太祖及西北面上元帥池龍壽副元帥楊伯
淵等往擊東寧府初奇賽因帖木兒仕元為
平章元亡與分司遼瀋官吏平章金伯顏右

丞谷剌波豆叅政德左不花等招集亡元遺
衆割據東寧府憾其父轍之誅寇我北鄙將
欲報仇王命擊之○以元樞密院副使拜住
判司農寺事賜姓名韓復初我

太祖之降丐羅也聞毀垣中有哭聲使人就
視有一人裸立掩泣執以問乃曰我元朝狀
元拜住也貴國李仁復吾同年也

太祖即解衣衣之與馬騎之與俱來王厚加
接遇拜住事

太祖甚謹○遣判宗簿寺事尹控如京師賀

封建親王○九月王以影殿規模狹隘撤而更營民甚苦之○僉議贊成事致仕尹澤率澤常誦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為大丈夫寧可碌碌耶早孤不識父面於方策見述父子之情未嘗不流涕常佩一囊得異味必盛以獻母又嘗遊燕京道見遺金百兩守待其主其主泣謝而去喪葬不用浮屠法平生布被弊席晏如也及卒謚文貞○冬十月王謂侍中李春富等曰冬雷木稼天道不順是雖否德所召亦由獄多

冤滯推整都監之設本欲糾察諸司卿等為判事不治其職於治道如何上古先王皆親聽政自今其令臺諫六部日仕本官各親啓事○放影殿役徒○十一月我

太祖及池龍壽等攻拔東寧府竒賽因帖木兒遁走虜金伯顏以歸誅之先是太祖與池龍壽至義州造浮橋渡鴨綠江士卒三日畢濟是夕雷雨暴作衆皆憂懼兵馬使李致曰吉兆何疑諸元帥問其故致曰龍之動必有雷雨今上元帥龍其名而渡江之

日有雷雨戰勝之兆也衆心稍安至螺匠塔去遼城二日程留輜重賫七日糧以行使裨將洪仁桂崔公哲等領輕騎三千進襲遼城彼見我師少易之與戰大軍繼至城中望見落膽其將處明恃驍勇猶拒戰

太祖使李原景喻之曰殺汝甚易但欲活汝收用其速降不從原景曰汝不知我將之才也汝若不降則一射洞貫矣猶不降

太祖故射沃胄又使原景喻之又不從太祖又射其脚處明中箭退走既而復來欲

戰又使原景喻之曰汝若不降即射汝面處明遂下馬叩頭而降有一人登城呼曰我輩聞大軍來皆欲投降守將勒使拒戰若力攻城可取也城甚高峻矢下如雨又雜以木石我步兵冒矢石薄城急攻遂拔之賽因帖木兒遁虜金伯顏退師城東翌日師次城西十里是夜有赤氣射營熾如火日官曰異氣臨營移屯大吉遂班師初城陷我軍火倉廩殆盡無所取糧軍中大飢乃殺牛馬以食未暇成陣恐有追兵由間道還野宿令士卒各作

溷廁馬廐納哈出躡後行二日曰作廁與廐
師行整齊不可襲也乃還師至安州誅金伯
顏其父本國僧也奸通濟院婢生伯顏八元
歷仕至平章○正言李詹上疏請六部臺省
官每月六衙日親奏事又令史官八侍從之
○文真達麼大遣使獻地以達麼大為大將
軍鎮邊都護府使賜衣服○十二月王始御
報平廳視事史官二人侍左右謂諫議大夫
吳中陸曰民間利病寡人得失悉陳無隱
史臣曰致治之要惟在於命相諫官之職

莫先於正君眈之詐慝愚夫愚婦之所共
知所當先去李詹等為其肺腑曾無一言
及眈唯以近史臣聽庶政為言以塞不言
之責方是時眈擅威福屏王耳目雖近史
臣聽庶政奚益於治道哉王求言之志切
矣而中陸亦觀望不言鄙夫何足道哉
辛旽啓曰每月以六衙日聽政則聽訟官五
日內難以窮治請於初二十六兩日視事從
之○庚午日有黑子太白晝見日官請禳王
曰日黑子咎在寡人勿禳太白應在卿相其

亥辛

襪之○幸辛毗家問疾○以知門下事李金剛為全羅道都巡問使金剛貪財賄酌酒色奪羅州牧使河乙祉玉頂兒又漕運後期以致漂沒憲府將劾之知申事廉興邦聞之曰金剛賄賂絡繹憲府何能為金剛果以賄免○以達麼大為元帥府元帥賜銀印二十年大明洪武四年春正月王親祭公主魂殿○二月女真千戶李豆蘭帖木兒遣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三月倭入海州火官廨虜牧使妻及女○王謁大妃問疾王久闕定省

至是大妃有疾乃徃省之○閏月幸毗僉人宴毗于穿坂自侍中以下時散各品皆與焉凡二百餘人都人聚觀謂之僉議餞送○幸長湍謁靖陵命工人乘舟中流奏伎樂王樂之翼日乘舟張女樂遊觀石壁遂謁憲陵景陵○夏四月權適大宴幸毗設火山臺毗不敢自安乃移涼廳請王觀之○五月前長沙監務李存吾卒存吾慶州人早孤力學忼慨有志節簡重寡言年十餘肄十二徒賦江漲詩云大野皆為沒高山獨不降識者異之及

為諫官與黜退居公州之石灘眈勢益熾憂
憤成疾疾革令左右扶起曰眈尚熾乎左右
曰然還卧曰眈亡吾乃亡返席未安而歿○
吳王遣使來聘○秋七月倭寇禮成江焚兵
船四十餘艘杖流兵馬使金立堅○辛眈謀
反流于水原誅其黨奇顯等眈初以僧行見
信於王既納金蘭女又蓄妾無筭卿大夫妻
貌美者必密招私之凡在朝者皆希恩畏威
爭獻減獲寶器王猶以不受祿不近色不置
田園信重之眈恣行威福恩讎必復世家大

族誅殺殆盡人視若虎狼至使仕者夜直其
第論資授官出則侍中以下擁前後道路為
之填塞市不開貨奇顯崔思遠為腹心李春
富余蘭為羽翼黨與滿朝王亦有不自安之
意稱領相而不敢官眈自知鷓張大甚恐王
忌之遂謀不軌及王謁憲景二陵分遣其黨
設伏道傍約行大事及王還宮眈謂其黨曰
何不如約其黨曰見上儀衛甚盛不忍犯也
眈怒且罵曰爾輩誠怯懦無用者也自是日
夜聚謀更刻日舉事眈門客選部議郎李朝

備知堯謀陰籍記之事迫乃匿姓名稱為寒
林居士為書夜投宰相金續命第即微服亡
去續命以其書聞王命巡衛府收捕眈黨顯
思遠鄭龜漢陳允儉奇仲脩韓乙松高仁器
鞠之王始疑鞫誣構不之信及訊其黨皆服
流眈遂誅黨與王嘆曰益齋嘗言眈非端人
必貽後患先見之明不可及已

臣等按人君之為國莫先於聖讒遠佞而
已眈之將不利於宗社有耳目者所共見
知鄭世雲李承慶嘗欲殺之王勸使潛避

李齊賢李仁復韓修亦言非端人王獨迷
而不悟聽之不察用之勿疑任之益專信
讒賊而養寇盜後雖噬臍得乎多見其王
之感也

名前侍中慶千興前贊成事安祐祥前評理
李珣上將軍尹承順于貶所○李春富金蘭
洪永通金縝謝罪曰臣等與眈同事久矣今
眈流而臣等獨免如國論何王曰且歸視事
○辛眈伏誅兩府臺諫理部上書曰大逆天
下萬世之所不容幸眈本一微僧濫遇上知

位極人臣而進退百官顧指氣使視其附已與否而予奪之廣植兇徒覬覦非分幸賴祖宗之靈殿下先見之明陰謀發覺乃用寬典止於流放三韓觖望且昫之黨與豈惟思遠奇顯等七人而已伏望殿下斷以大義寘昫極刑籍沒家產并夷其黨以快衆心王從之遣大司成林樸判事金斗誅昫于水原初王與昫春富等同盟至是授樸盟書使示昫數曰爾嘗謂近婦女所以道引養氣非敢私之今聞至生兒息是在盟書者歟城中甲第至今

七是在盟書者歟如是者數事數罪訖可焚此書樸至水原使人詐報宣召昫喜曰今日召還蓋為阿只思我也阿只方言小兒之稱昫當刑束手乞哀於樸曰願公見阿只活我乃誅之支解以徇梟首京城昫性畏畋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鷄白馬以助陽道時人謂昫為老狐精

臣等按天之將亡人之國家也必生庸暗悖戾之君而隨以姦軌兇逆之人媒孽其間蠱惑斷喪而後國隨以亡高麗有國將

五百年天之眷顧已怠既生庸暗悖戾之
恭愍又生姦軌兇逆之幸眈王本信佛則
眈為之談空以諛之王既感夢則眈為之
矯飾以媚之眈既得志固寵弄權蔑上下
之分毀君臣之禮服御儀衛一如其君公
卿大夫皆出其門黨與既衆潛圖不軌天
下古今之大惡覆載所不容也眈何人哉
其罪逆如是其極而天不速罰殛之以至
今日亦何理耶天若眷佑高麗扶持而全
安之則雖有如眈之姦逆而鄭世雲得以

殺之李存吾得以黜之李齊賢得以斥之
將何以售其奸哉惟其有是眈而有是恭
愍也故眈之子孫竊恭愍之宗社恭愍卒
為亡國之主嗚呼仁愛人君者天心也而
靡常難諶者亦天命也天之於高麗非不
拳拳眷顧而恭愍曾不敬天怒敬天渝自
絕于天此天命之所以靡常而有時乎難
諶也何獨諉諸數乎後之為人君者可不
知駿命之不易而恭愍為殷鑑也哉
王恩李存吾忠贈成均大司成子來年十歲

王手書諫臣存吾之子安國下政房授掌車
直長安國來少字○誅晁黨大護軍李伯修
流成汝完趙思謙柳濬○司憲府啓曰李春
富金蘭洪永通皆黨於晁請誅之命免官勿
問○以尹桓為門下侍中韓方信為贊成事
李穡為政堂文學我

太祖知門下府事王謂近臣曰近日物議何
如對曰皆言國家得人王笑曰文武皆用第
一流以為宰相誰敢議之又王每召見穡及
李仁復必令左右洒掃焚香幸僧神照白三

曰君見臣何必致教如此王曰爾何知此二
公道德非庸儒且穡學問舍肌膚而得骨髓
雖中國亦罕比烏敢慢哉○殺前侍中柳濯
憲司奏濯為首相嘗欲專占金羅軍民依妹
婿也先帖木兒設萬戶府公主之喪闕殯莫
葬用薄禮又黨逆晁賄以奴婢錢財李伯修
告晁逆謀濯知而不首乞置典刑以正不赦
不忠之罪王從之太后使宦者沙頰不花請
宥之王怒囚沙頰不花遂縊殺之國人有涕
泣者時議以為王憾濯諫止影殿之役也○

召牟尼奴納太后殿先是流眈王謂近臣曰
予嘗至眈家幸侍婢生子母令驚動善保護
之子即牟尼奴也至是召納乃屬守侍中李
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義婦在眈
第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初林撲與上
將軍李義冲侍王目義冲曰汝知阿只事矣
對曰臣知之矣模恠之及出以問義冲義冲
曰上嘗鑄金錢授臣往眈家賜阿只阿只大
喜眈謂予曰上數幸吾家非為我也義冲具
以聞故上有是言至是模謂史官閔白誼李

至曰上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眈潛養之不
使國人知是亦當誅也史官宜知之

臣等按不韋獻姬於秦生子政而秦王猶
不知黃歇進妹於楚生子男而楚王亦不
知今恭愍明知禍之為眈子而假以為已
子易王氏三十代相傳之姓滅高麗五百
年之宗社夫宗社者祖宗之宗社非恭愍
所得而私也一朝付之逆難之手而不之
恤祖宗不可欺也而欺之天不可欺也而
欺之民之耳目不可掩也而欲掩之如恭

愍者非惟天地祖宗之罪人抑亦天下萬世之罪人也

流大司憲孫湧以田祿生代之○誅李春富金蘭李云牧編配其子又斬昫二歲小兒及奇顯子仲平杖流金縝及大護軍金鼎○羅州牧使李進修上疏請罷內宰樞嚴近侍衛立軍帥府斷奔競王嘉之除判典校寺事○八月以僧惠勤為王師○誅昫黨辛純辛貴林熙載奇叔倫奇仲齊崔澤洪永通金鉉許完吳仲華成俊德吳一鶚及李春富弟光

富元富○以黃裳安遇慶崔瑩為門下贊成事李珣為三司左使以武臣侍中尹桓監春秋館事○九月遣西京都萬戶安遇慶安州上萬戶李珣往擊五老山城○以庶弟臣為西北面都統使○冬十月我軍克五老山城虜元樞密院副使哈刺不花○王宴羣臣至初夜有矢墜于庭宮城戒嚴○十一月太后使宦者金壽萬賚酒饌饋王王飲酒不止壽萬曰老奴常祝聖體萬壽請隨量節飲奴若宿留恐太后必以為進酒多而遲回也即辭

去時王使酒屢杖左右故宦寺欲王沈醉不
省爭相進酒王醉甚思公主而泣○納廉悌
臣女封為慎妃○十二月復置鷹坊尋罷之
吏部言我朝舊置鷹坊騷擾中外民甚苦之
先王深軫其弊乃命罷去今邊境多虞軍旅
方殷不此之圖復設鷹坊上行下效捷於影
響臣恐羣下化之耽于遊畋怠棄職事踐蹂
禾稼請罷從之

壬子

二十一年

大明武五年

春正月上太后尊號赦○

於山不花納哈出高家奴等來侵泥城江界
等處○以池瀟為西北面元帥○二月倭寇
白州○胡拔都張海馬等來侵泥城江界等
處泥城萬戶擒斬三人○判事趙仁璧討家
州等處賊盡殺之○三月遣知密直司事洪
師範如京師賀平蜀仍請遣子弟入學○遣
禮部尚書吳季南獻馬于京師以秘書監劉
景元為揀選御馬使偕季南往耽羅耽羅殺
景元及牧使李用藏以叛季南不克入乃還
遣民部尚書張子温如京師奏請討之○倭
寇順天長興耽津道康等郡○夏四月納哈

出遣使來獻土物○倭掠鎮溟倉○五月王太后使人告王曰天之以旱由人所召辛毗黨人妻妾沒為官婢者可令放之婦人何與焉王從之惟毗妻妾不赦○影殿正門成王以不壯麗命撤之○

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達麼失里及絲內侍來錫王綵段紗羅又送偽漢主偽夏主家屬二十七人曰不做軍不做民於是陳理明昇等航海而來○孫內侍自縊于佛恩寺松樹○六月下政堂文學韓仲禮于巡軍初仲禮

高麗恭愍王

買蘭秀山賊人唐船

帝聞之曰宰相不當買賊船宜速推還至是其船已破乃令仲禮修之○大雨王為影殿之役祈晴○倭寇江陵府及盈德德原二縣時李春富子沃沒為東界官奴及倭寇至我軍望風奔潰府使按廉聞沃勇銳授兵使擊之沃力戰却之王賜鞍馬免其役○改官制

臣等按太祖開國立三省六尚書九寺六衛略倣唐制成宗稍加增損內有省部臺院寺司館局外有牧府州縣累代遵守不

失忠烈忠宣服事胡元凡官爵之佯擬上國者悉改之互相紛更官爵大紊恭愍嗣位二十年之間改官制者四而或從舊制或用新制遂不勝其繁矣蓋高麗立法之始宰相統六部六部統寺監倉庫省不過五樞不過七繁簡得中宰相之職舉而庶司百寮各供其職及其弊也省宰增至七八事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於都評議使司會議而商議之名又起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於是六部徒為虛設百司

高麗燕卷五

渙散無統而政事不復修舉國隨以亡嗚呼悲哉

倭寇安邊咸州○諫官李寶林張夏等言金文鉉黨附逆耽譖殺父兄其交構誣陷之事幸耽李春富之所常說一國臣民之所共知其父臨死亦言為文鉉所陷有冤痛之聲此亦人之所共聞也此正天地所不容王法所必誅若置不問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請加典刑以示後世王不允諫官復爭之不得○濟州人殺叛賊以降李用箴之死判官文瑞鳳

逃以免至是共推瑞鳳為權知牧使遣人請命○以我太祖為和寧府尹仍為元帥以禦倭賊○倭寇東界安邊等處虜婦女掠倉米萬餘碩罷存撫使李子松放歸田里○倭又寇咸州北青州萬戶趙仁璧伏兵大破之斬首七十餘級○倭寇洪州○秋七月影殿鍾樓成王以為尚未高大即命改營○八月影殿驚頭成其飾黃金六百五十兩白銀八百兩○九月尹桓罷以慶復興為左侍中復興即千興○

張子溫還

帝賜藥材手詔曰表言耽羅牧子無狀官吏軍兵歿於非命深可恨怒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今牧子如此所當誅討然國無大小蜂蠆有毒縱彼可盡滅在此亦必有所傷蓋往者之失因小事而構大禍惜哉豈非烹鮮之急情忌至甚而致然歟事既如是王不可因循彼侮其速發兵以討然事機緩急王其審圖之○冬十月置子弟衛選年少貌美者屬焉以代言金興慶摠之於是洪倫

韓安權璠洪寬盧瑄等以淫穢得幸常侍卧
内王慮無嗣使倫安輩強辱諸妃冀其生男
以為己子定惠慎三妃死拒不從大殿寶馬
陪行首趙浚嘆曰人道滅矣復奚言哉且王
以威福與奪常與羣小謀而不及君子今日
之勢岌岌乎殆哉○王祭正陵祭畢巡視塋
域徘徊悲思對公主影設宴奏胡樂獻酬如
生平宗親宰樞亦皆侍宴○我軍與倭兵戰
于陽川敗績王親帥五軍出次昇天府○倭
船二十七艘入陽川留三日諸將領兵出戰

高麗恭愍王

我軍皆成衆愛馬未習水戰故大敗王以各
司成衆愛馬及五部坊里人分隸五軍親率
出昇平遂次龍泉寺峯以宿衛不嚴挺諸提
調官謂贊成事安師琦曰予之此行非好慢
遊欲觀行師如何耳庚子辛丑之紅賊庚寅
以來之倭賊非不可敵而民被虜掠國至播
越者以用兵無律獮令不嚴耳今予親臨尚
有不用命者况諸將代行者乎卿其體予意
曉諭衆人自今軍令毋或不謹

史臣曰王憤島夷肆暴思振國威若洗心

滌慮斥嬖幸罷土木求賢圖治則保民禦
寇何難之有惜乎王不能然倚一師琦欲
振軍令其可得哉

十一月復置鷹坊○遣判密直盧積如京師
謝賜藥材藥方大護軍金甲兩獻耽羅馬判
書張子溫聘于遼東

丑癸

二十二年大明洪武六年春二月北元遣波都帖木
兒及於山不花來詔曰頃因兵亂播遷下北
今以擴廓帖木兒為相幾於中興王亦世祖
之孫也宜助力復正天下初二人入境王欲

遣人殺之羣臣皆執不可○倭寇龜山縣慶
尚道都巡問使洪師禹斬數百級獻所獲器
仗○納哈出遣文哈刺不花來江界萬戶康
永殺從者十餘人兩掠其財哈刺不花以數
騎逃去王聞之遣人招還繫永巡衛府罪之
○幸益妃宮使洪倫韓安金興慶等通妃拒
之王拔劍欲擊妃懼從之自是倫等矯旨數
往來妃亦知其詐而不拒王性不喜色又不
能御故公主生時御幸甚稀及薨雖納諸妃
置諸別宮不敢近日夜悲思公主遂成心疾

常自粉黛為婦人狀先納內婢少者房中取
袱掩其面召興慶及倫輩亂之王從旁室穴
窻壁視之及心歆動即引倫輩入卧內使為
其狀

臣等按恭愍設子弟衛使之瀆亂宮闈為
禽獸之行天理人道於是俱滅古今天下
安有如是者乎其遺臭萬世者庸有既耶
復行文廟朔望祭○倭寇河東郡晉州人鄭
任德嘗戍是郡適被疾子愈慙擁父走避賊
追及之愈射殺數人賊不敢前忽一賊奮劍

突進刺任德頰慙以身蔽之且斬四人竟歿
於賊事聞拜愈為宗簿寺丞○王朝太后欲
以牟尼奴為嗣請就學以成均直講李崇仁
授書太后不欲乃托辭曰兒尚幼稍長就學
未為晚王曰臣今數窮當死今不立嗣社稷
誰托且影殿之役孰繼吾志太后曰影殿壯
麗天下罕比勞民傷財莫甚焉水旱灾害靡
不由此請罷其役又人臣出從王事入治家
產而金興慶等諸子弟日夜在宮不得歸家
豈不怨王王嘗偏信賊眈不聽予言幾至誤

國今又若爾何耶宜令子弟輪番宿衛且萬
幾至繁宵旰勤政猶懼不給今王日中而起
軍國之務豈無稽滯王宜夙興夜寐親聽國
政以孝老母王不悅欲辭出后三復言之乃
對曰謹從命太后又問曰何不御妃嬪王曰
無如公主者因泣下太后笑曰一死理之常
王亦終不免矣何慟之甚恐為人笑慎勿復
然○夏四月作壽陵於正陵之西以宦者金
師幸董其役師幸傾巧影殿正陵之役逢迎
王意皆極奢麗○全羅道都巡問使都興獻

倭二倅并獻所獲兵仗○左正言尹紹宗以
金興慶等羣小在王側亂政宦者金師幸迎
合王意大興影殿之役草疏請去興慶斬師
幸罷影殿役左獻納金允升知之與諫議禹
玄寶謀托以紹宗累月在告曠職劾去之

臣等按紹宗草疏欲誅興慶師幸其慷慨
敢言自不負諫職矣而允升玄寶非徒不
能盡職右羣小塞忠諫之路何哉昔王鳳
以陳湯為從事劉向與湯友善謂湯曰今
外戚日盛必危劉氏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遂上疏極諫蓋湯既為鳳所信任若不為漢計洩言於鳳則向之封事安得而上乎允升玄寶沮同舍之議疏不得上其亦陳湯之罪人乎

倭舶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民數百里騷然京城大震○作花園八角殿於泥峴周植花木以備宴遊○秋七月賜牟尼奴名禡封江寧府院大君命政堂文學白文寶傳之○遣體覆使李傑生以江華萬戶河乙沘漢陽府尹辛廉不能禦倭杖

配烽卒○倭陷喬桐○洪師範還自京師至海中船敗而死書狀官鄭夢周來宣帝命曰高麗在唐太宗時遣子弟入學今王亦請遣之誠為盛事但高麗去京師水陸萬餘里父母必懷其子子必思其親聽其父母情願者遣之又每年數次貢獻之物必至煩民行李往來海道艱險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世一見今高麗去中國稍近文物禮樂與中國相侔難同他蕃自今可依三年一聘之禮或欲世見亦

可方物止用土產布子不過三五對表意○
九月杖尹可觀廢為庶人可觀亦昵侍王令
通益妃可觀以死固拒王大怒故有是命尋
釋之○以金興慶母積善翁主柳氏為交州
江陵楊廣三道析息使從興慶之請也奉香
乘傳十餘匹按部守令競行苞苴○倭寇海
州殺救使嚴益謙誅吏之不救者降為郡○
以西海道萬戶許子麟不能禦倭遣體覆使
三司左尹鄭丹鳳杖之丹鳳縊殺之子麟弟
訟其挾私枉殺丹鳳逃○殺體覆使李傑生

書詩諫王

以輕決河乙沁等罪也人謂傑生剛直敢言
嘗忤金興慶故及○王與判事尹虎圍碁約
不勝者書事以贈虎不勝乃書古詩曰欺暗
常不然欺明當自裁難將一入手掩得天下
目王以為譎諫寢踈之○冬十月以贊成事
崔瑩為六道都巡察使黜陟將帥守令籍軍
戶造戰艦有罪者皆令直斷人謂瑩素不識
朝士賢否故黜陟未精又今年七十以上者
隨品出來有差以補軍需民多亡命怨咨大
興○王親祭正陵遂置酒張樂晚宿陵下百

官戎服扈從子弟衛皆衣紅衣揚以黑馳馬
前導○遣周英贊如京師賀正判繕工寺事
禹仁烈駁馬又遣金潛宋文中曹信應舉至
靈光慈恩島船敗英贊潛信溺死仁烈文中
乃還○崔瑩以楊廣道都巡問使李成林不
能禦倭杖配烽卒斬其都鎮撫池深初金興
慶愛一倡妓小斤莊日使其黨崔仁哲伺之
適見成林宿其家明日興慶戲之曰以宰相
宿倡家可乎成林變色曰無之由是相惡白
王出之適有敗軍之釁瑩希興慶意欲殺之

成林異父弟廉興邦亦有寵於王力救獲免
○十二月有人稱忠惠王孽子釋器者平壤
尹田祿生斬之傳首于京釋器事釁未著而
遽殺人皆疑之○教曰釋器非止庶孽又係
丹陽大君家婢所出性者孫守卿等倚以謀
變既伏厥辜羣臣皆謂禍本宜除予不忍即
置于刑命李安鄭寶等送至濟州安置安等
回言登船之際自墜身死已嘗布告中外今
西北面都巡問使田祿生密認釋器在其部
內誘集兇徒潛謀不軌與西海道都巡問使

金庾卽往捕獲傳首至京予初聞之疑其不
真逮問釋器外祖林信審知不死明甚非予
失於保全乃其自取顛覆李安鄭寶指生為
死欺罔不忠林信縱其亡命不即首告俱正
典刑其兇徒金光秀金玉鏡崔黑驢李仁並
皆不赦自餘誑誤一切除之○以金義為密
直副使

庚申

二十三年

大明洪武七年

春正月檢校中郎將李禧

上書言今倭寇方熾乃驅不習舟楫之民使
之水戰每至敗績臣生長海邊稍習水戰願

率濱海居民慣於操舟者與之力戰庶可立
功王慨然曰草野之臣如禧者尚獻計如此
百官衛士之中曾無一人如禧者耶衛士柳
爰廷進曰中郎將鄭准提嘗草平寇策第未
獻耳准提適侍殿陛王顧問之准提即取諸
囊中以獻王覽之大悅以禧為楊廣道安撫
使准提為全羅道安撫使並兼倭人追捕萬
戶王謂宰相曰今爵禧等卿等勿以為異冀
其成功激人心耳他日無功亦當不赦時准
提與禧再三上疏凡數十條其略以為深陸

東鑑四十九
之民不閑舟楫難以禦倭但簽生長海島及
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清海
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之
准提後改名地○代言金興慶以母國大夫
人柳氏之祿米布麁惡杖廣興倉官於闕門
外○二月戊戌慧見東方長丈餘○以李茂
芳為政堂文學國制山陵之隧必使臺臣署
名封之世謂封墓官多不達率皆避忌茂芳
以掌令封正陵王嘉之遂至大用○以楊伯
淵為西北面都巡問使○興安府院君李仁

復率仁復為人正大謹厚以禮自守力學善
屬文國家辭命多出其手王方寵幸眈仁復
密啓眈非端人他日必為變請遠之不聽及
眈誅王嘆其先見之明至是患疽垂歿弟仁
任勸念佛對曰吾平生素不佞佛今豈可自
欺謚文忠○倭寇安州牧使朴修敬力戰却
之○金興慶與安師琦等張樂私宴禁中○
以崔瑩為慶尚全羅楊廣道都巡問使憲司
啓瑩嘗為都巡察使六道騷動不可復為巡
問瑩泣訴王曰臣赤心徇國而致謗如此請

罷臣職王雖直瑩猶令都堂臺諫薦可代者
○夏四月左侍中李仁任罷以廉悌臣為門
下侍中韋臣金興慶多所請謁悌臣不假貸
興慶有怨言王曰侍中學於中原性高潔非
他廷臣比且大臣用心非汝所知也興慶不
敢復言○以論崔瑩罷大司憲金續命貶持
平崔元濡為延安府使以門下評理柳淵兼
大司憲判開城府事田祿生代瑩為慶尚道
都巡問使○

帝遣禮部主事林密孳收大使蔡斌來令進

耽羅馬二千匹於是遣門下評理韓邦彥往
耽羅取馬○誅都巡問使金鉉初鉉以耽黨
流復起附金興慶金師幸得是職貪殘無比
至是倭船三百五十艘來寇合浦燒軍營兵
船士卒死者五十餘人王遣趙琳誅之文解
以徇○西海道萬戶李成副使韓方道崔恩
正與倭戰于木尾島敗死○倭寇紫燕島○
五月禁人效胡剝額○倭寇江陵三陟又寇
慶蔚二州○六月都堂宴林密蔡斌妓簪斌
帽花不整斌大怒王聞之流侍中廉悌臣于

東鑑四十九 卅四
廣州斌怒妓忤其意馳馬將還王令金興慶
追及金郊驛慰諭以來時館待甚厚府庫為
之匱竭至今各司輪辦宴慰斌性橫悖好歐
罵人自侍中以下諸相悉被陵辱○影殿因
暴雨有漏處王大怒下董役官贊成事韓方
信評理盧積獄杖之○以慶復興為門下侍
中李仁任守門下侍中○憲府劾內府令羅
與儒盜用影殿材木免其官○鄭庇等還自
京師中書省奉

聖旨咨曰鄭庇賫至禮物過於常貢且以白

苧三百送太府監太府監本元朝舊名爾國
數遣使來豈不知國家未嘗設置貢出無名
實非事大以誠之禮况我朝四海一家豈資
小邦之貢又去年金甲兩獻馬五十匹云道
亡者二既至京師存者四十有九所言俱係
進上之數以太僕寺試之皆非可乘之騎內
一匹甲兩稱為已物欲自進於東宮其中虛
謀詭詐灼然可知不審出王之意抑臣下之
不誠我朝一視同仁是以不較區區之過今
王遣使涉海遠來不無艱險於所貢物內受

布六對餘物付來使領還三年一貢物不在
多惟在至誠於是誅金甲兩○秋七月遣門
下贊成事崔瑩等討濟州先是韓邦彥至濟
州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堯不花觀音保等
曰吾等何敢以元世祖皇帝放蓄之馬獻諸
大明只送馬三百匹林密等白玉曰濟州馬
不滿二千數則帝必戮吾輩請今日受罪於
王王無以為對遂議伐濟州命瑩等往討之
戰艦三百十四艘銳卒二萬五千六百有五
○八月命宗親宰樞代言以上各出馬一匹

高麗恭愍王

以補進獻乃杖韓邦彥流之○崔瑩領諸軍
至耽羅明月浦賊以三千餘騎拒之諸軍下
岸逗遛不進瑩斬一裨將以徇大軍齊進左
右奮擊大破之遂斬賊魁三人傳首于京耽
羅平○九月遣知門下事鄭庇如京師獻馬
○林密蔡弒等還京師遣同知樞直司事金
義護送進馬三百匹于遼東○以倭賊近境
都城戒嚴○倭寇安州○追贈故宮人韓氏
祖考以禍冒稱韓氏也○甲申宦者崔萬
生幸臣洪倫等弒王前一日萬生從王如廁

密啓曰蓋妃有身已五月矣王喜曰予嘗慮影殿無所付囑妃既有身吾何憂乎少選問與誰合萬生曰妃言洪倫也王曰予明日謁昌陵佯使酒殺倫輩以滅口汝知此謀亦當不免萬生懼是日夜與倫權璿洪寬韓安盧瑄等謀乘王大醉手刃之呼曰賊自外至矣衛士腹裏莫敢動宰相有執事聞變無一人至者黎明王太后率江寧太君禍入內秘不發喪李仁任以僧神照常禁中有臂力多詭計疑謀作亂下獄既而見屏障及萬生衣

上有深血痕於是下萬生獄鞫之悉得其狀遂繫倫等

史臣曰王之未立也聰明仁厚民望咸歸焉及即位勵精圖治中外大悅想望太平自魯國薨逝過哀喪志委政辛毗逐殺勳賢大興土木以斂民怨狎昵頑童以逞淫穢使酒無時歐擊左右又患無後既取他人子封為大君而慮外人不信密令嬖臣汙辱後宮及其有身欲殺其人以滅其口悖亂如此欲免得乎

丙戌禍與宰樞喪舉哀○丁亥李仁任立
幸禍時太后及侍中慶復興欲立宗親仁任
欲立禍議猶豫未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判
三司事李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永寧
君瑜密直王安德等希仁任意大言曰王以
大君為後捨此何求仁任遂率百官立之年
十歲

臣等按漢呂后立他人子為孝惠後當時
無一人敢言者今則太后知禍非恭愍之
子而欲立宗室慶復興李壽山又贊襄之

其為國家慮深矣仁任老賊貪立昏童為
他日之地安德仁任之鷹犬倡和一辭援
立偽姓其罪惡有不可勝言者矣復興壽
山執心不固始雖倡大義終不能定大策
使螟蛉竊位為權奸所餌豈不深可惜哉
崔萬生洪倫等伏誅時百官會于市輟萬生
倫斬韓安權璠洪寬盧瑄及其諸子並梟首
籍家產妻妾配為官婢杖安父方信瑄父積
潛父鏞寬父師普編配遠州親叔姪堂兄弟
皆杖流以宦者金師幸媚惑大行王興土木

之役沒為益州官奴籍其家○冬十月流金
與慶于彥陽籍其家○宥幸眈黨○庚申葬
玄陵謚曰敬孝是日虹圍日日傍又有大小
二日○十一月己巳攝事于大廟是日大雨
雷電地大震鵬鳴于大室○追謚韓氏為順
靖王后○遣密直使張子溫典工判書閔伯
萱如京師告計請謚及承襲○金興慶伏誅
初吳獻聞洪倫等謀以告興慶興慶以倫等
有寵恐王不信反為所害猶豫未敢聞及亂
作獻具告崔瑩瑩遣獻于興慶貶所對辨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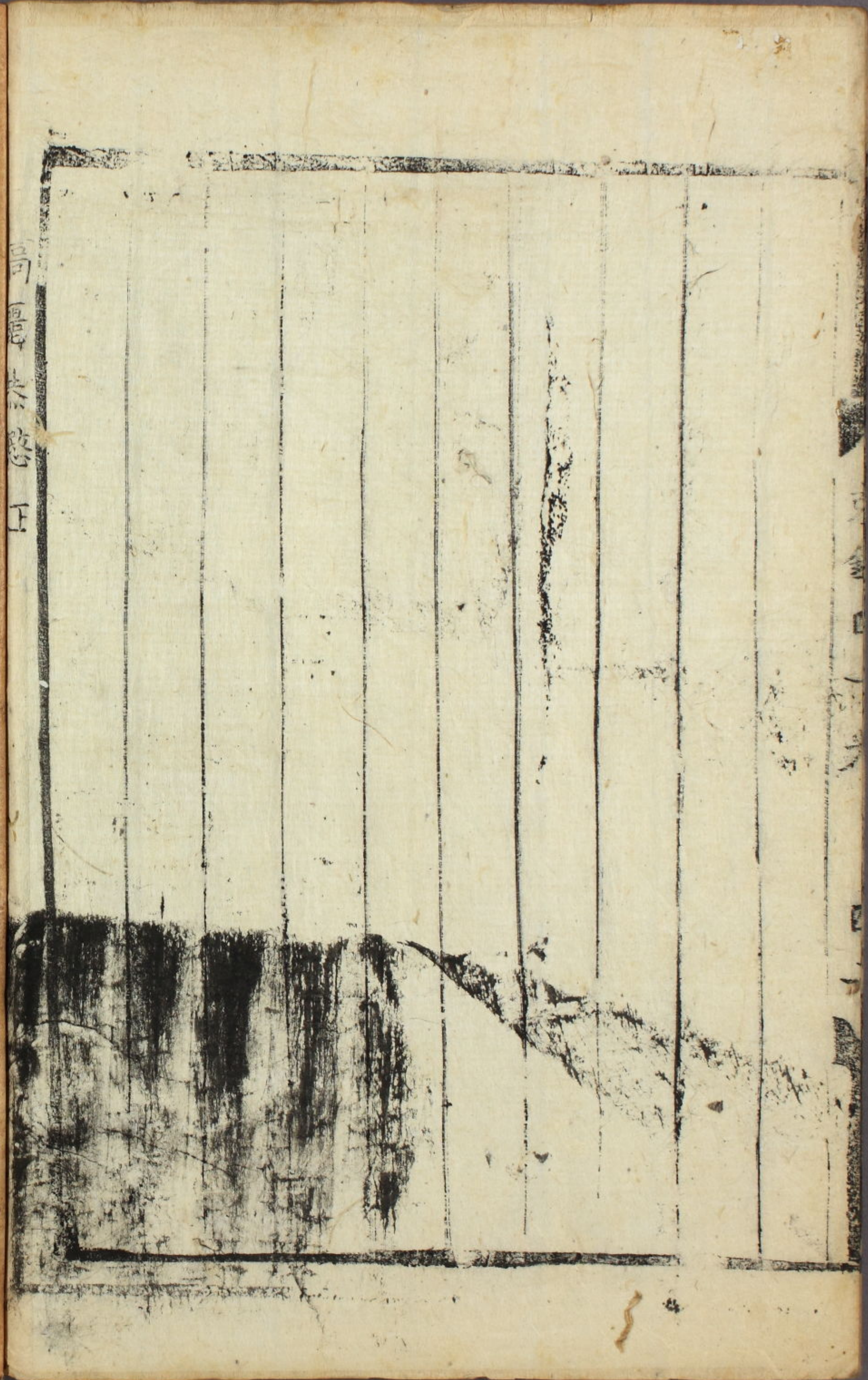
慶顧獻曰汝尚乳臭吾薦汝先王汝反欲噬
我耶獻曰吾以倫等逆謀告公乃所以報公
德也興慶無以對○林密蔡斌所至遲留斌
酌酒每欲殺金義至開州站義殺斌及其子
執密以甲士三百馬二百匹奔于北元張子
溫閔伯萱逃還義本胡人也○諫官柳珣安
宗源等上書都堂曰宦者為患趙高而下班
班可見我忠宣王吐蕃之辱忠惠王岳陽之
禍皆由伯顏禿古思與龍普之所為也至於
前日萬生大逆極矣今至上幼冲當親老成

以養德性不可復令宦者朝夕狎昵壅蔽聰
明以至誤國至於魂殿既有都監負吏敬供
朝夕之奠亦不可復令宦者紛然聚會以基
固寵之地伏惟諸相為國深慮擇其忠謹者
十餘人以備宮內掃除之役其別賜與祿俸
毋得疊受以費國用其餘徒黨各令從便毋
使復為國家之患時禡年幼政出宰相故諫
官獻書冀其處置宰相不以為慮○十二月
以三司左使李希泌為西北面上元帥○稷
山君白文寶卒文寶善屬文性質直不惑異

高麗恭愍王

端○遣判密直司事金潛如北元告喪○倭
寇密城火官廨掠人物

通鑑卷之四十九



同國本館

